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禮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四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四

水戰　濟水

斷船路　引水灌城

擁水誤敵　火攻

用車　用騎

遊騎

水戰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士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

從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其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

棹徑造三山皓遣遊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

濬象軍望旗而降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塞江而下劉裕率兵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騰天賊衆大懼追

奔至夜乃歸循等單舸走

晉劉裕討關中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大艦行船者悉在艦内泝渭而追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順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為龍驤將軍領水軍拒戰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

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術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旋復迴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盛力盡盛亦宜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

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率壯士擊走之

宋桓護之爲鍾離太守隋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存

梁天監初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才半歲

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於塹内作蒙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湮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梯圍日急道恭用烏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州南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叡將兵救鍾離令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大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釗止苗切乘鬬艦競發擊魏州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脱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末譙泰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入于齊引齊人渡江據蕪湖陳霸先召周文育還都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

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博雅舴艋小舟跳入艦中斬砰乃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

後梁王琳欲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隅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

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

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鎔余封反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也
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連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天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營寶應

大潰遂克定閩中

歐陽統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統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統

留異據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

恐奔桃枝嶺處岩谷間堅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
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
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
艦與畀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畀與其子脫身奔晉
安
唐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
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
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銑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

五代梁貞明中詔吴越王錢鏐大舉伐吴鏐以其子元瓘為水戰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艦户點切戰船四方施板其狀如牢艘蘇刀切船總名也自東州擊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元瓘與彥章遇元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吴船乘風而進元瓘引身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吴回船與戰

元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得開目及船舷相接元瓘使措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元瓘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潰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元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

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

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皆莫之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兾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

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即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壞解圍走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以水陸軍齊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將焚周所為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鏁急引輕舫擊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

習水者

濟水

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崔延伯為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選精騎數千下渡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循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

壘楊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戲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之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

唐馬燧討田悅悅求救於淄青恒冀淄青軍其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河陽節度李艽將兵會之軍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

渡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絶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畢渡乃造三橋道逾洹水與悅挑戰悅率步騎四萬人踰橋皷譟而進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

梁主以王彦章為北面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彦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薪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

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
備舟中兵舉鍱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
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
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
彦章進攻景店諸寨皆拔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
彦賔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
北城撤屋材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
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

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輙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亡士卒之半王彦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横亘河津以絶援城垂陷者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

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

周世宗親征淮南至濠州城西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

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槖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塞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獲其羊馬城中震恐

斷船路

梁將趙祖悅率水車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嬰城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

取詔以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輕兵據淮口令達奚長儒多竪大木以鐵鏁貫車輪繫以大石沈之清水横斷陳船歸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得復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虜

引水灌城

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為地道配亦於内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李開突門納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栅門栅門閉入者皆没大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將軍還救公遂擊之敗還尚懼遣陰夔陳

琳乞降

後魏將劉昶攻宋壽春宋將桓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瀉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内薄小城崇祖着白沙帽肩輿上城巡視日晡時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萬大衆退走

梁韋叡討合肥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築東西城夾肥水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表請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遁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

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王琳等

大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筠乃降宿州

平帝遂大舉南伐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兖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梁兵敗師古歿焉

太祖皇帝北伐王師薄太原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李繼勲軍於南趙普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以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堤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

乘小舟載強弩進攻其城時殿前指揮使趙庭翰上言以城壘未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訓練一以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敵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輩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萬歲其後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

擁水誤敵

漢高帝遣韓信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城時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人救廣與信夾濰音唯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退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信於是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人討先零羌為其所圍糧食乏絶

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鳰以為捕魚而潛

從鳰下渡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賊不得渡時衆

軍敗走唯卓全師而還

唐初劉黒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

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黒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

不應以挫其鋒黒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

戰預壅洺水上流謂水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

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火攻

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十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將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

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煙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

皇甫嵩率兵討黄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謂軍吏曰兵有竒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出兵士皆束薪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

上舉燎應之嵩故皷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嵩進兵討角弟張梁大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解乃潛夜勒兵衆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

焚燒輜重三萬餘輛

曹公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而下吳主孫權遣將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在北瑜等在南岸瑜步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

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於大船之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卒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曹操出兵與紹戰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夜掩襲許可拔也

拔許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盛軍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

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耳鼻牛馬割唇

舌以示紹軍驚擾其衆遂大潰
先主自巫峽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
六月不決陸遜將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
令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
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彼乃猾虜更嘗事多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
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
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

之之衔各持一把茅以火攻其一營遂乘勢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番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殷浩北伐請江逌為諮議參軍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於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侯景反舉兵趨建康彭文粲以石頭城降景景列兵攻臺城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起土山應之會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内築城賊不能進

陳章昭達為都督江州刺史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

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屯於潞州與慕容評相持猛笑曰

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
玆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
間道出評營後燒其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趣評
使戰猛衆踊躍燕兵大敗
隋文帝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舍多竹茅所有
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
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行其策由是陳
人益弊

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攻朱瑄方整軍出寨瑄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全忠即令騎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縱火煙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人餘衆壅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劒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董璋將

兵會任圜討之追及延孝於漢州延孝出兵逆戰圜使璋以羸兵先戰而却伏精兵於後擊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竹木為柵圜帥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

開寶八年王師征江南次秦淮南人水陸十萬陣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

所部先濟王師隨之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帥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

用車

元狩四年春大將軍衛青等軍數十萬出定襄翕侯趙信者故胡人後與單于戰兵盡犇降單于為單于謀曰漢兵即渡漠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徙其輜重皆以精兵待漠北而適直青軍出塞

千餘里見軍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强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冐漢圍西北而去
後漢光武嘗造戰車可駕數牛上施樓櫓置於寨上以拒匈奴虜皆遠去遂却北狄拓地千里

魏鄔陵侯彰征代郡以弋陽太守田豫為左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環陣弓弩持滿於內短兵塞其隙胡不敢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攻鍾離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梁帝詔韋叡會曹景宗拒之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魏中山王元英自

率衆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彊

本朝景德初契丹冦河朔車駕親征大將李繼隆為駕前排陣使赴澶州陳兵城北澶州城壁不足守無敵棚戰格之具繼隆計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毀車為營去車之一輪也先命士卒掘重壕複塹埋鹿角數十里今謂之硬砦以大車數千乘重壘環之步騎處其中戎馬數萬來犯急攻其營禦之遁去

用騎

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懐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追尾如守尾猶尋也具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

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魏武泰初以尒朱榮為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

刀不如棒宻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枝至戰時馳逐不限斬級使以棒撲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滎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滎餘衆悉降

隋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楊素為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内素謂人曰此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

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瘡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

五代符彥卿遇虜寇於陽城彥卿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以掩虜虜乃大敗

遊騎

後漢光武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

糧道積月餘賊食盡夜遁走追至館陶大破之

晉末劉道規都督荆州盧循黨徐道復奄至破冢道規使劉遵為遊騎擊之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遊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於無用之地及破道復果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四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五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五

修城栅

攻城

守城

屯田

讓功

辭賞

修城柵

後周韋孝寛在汾州屬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寛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寛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

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州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劉昌爲四鎮北庭涇原節度營田使躬率士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復築連雲堡受詔築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别築

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授戍遏其要衝築神威軍於青海中龍駒島名神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栅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憚之曰張光晟苦我久矣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

貞元中揚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廹虜若大興兵師即戎蕃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奈何上從之已事軍還吐蕃始來數日退

張仁愿為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嘿啜盡衆西擊突騎施葛娑仁愿請乘其虚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景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六旬而三城俱

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渡山放馬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則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

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

元揩焉

本朝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絶險戎虜之所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潛師襲之虜棄城遁軍使安慶以其族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軼居民以安

攻城

春秋時齊使鄭伯伐許傅于許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

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鄭師畢登遂入許

齊侯伐魯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意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齊武平中周師來寇以段韶斛律光拒之行達西境有

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

河東世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兵會於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大弩射之一旦可進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仍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應戰大破之諸將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

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圍之從之徙圍定陽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騎言其國王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賊嬰城自守

先是大軍之發也詔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刋木塡隍推撞車撞其埤堄拋車飛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咸張氊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十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

代宗時吐蕃與諸雜羌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山西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磧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

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盰晝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十蕃衆相語曰崔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大悅裝七寳轝迎盰入成都以誇士衆

晉王存勗如魏州視河氷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陽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栅相望（緣俞絹切栅測革切編木為之也）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陽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

安彦之

守城

梁侯景反浮江西寇軍次夏守王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城將進荆州於是松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乗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

便降頃之景軍内薄苦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㶺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焚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諸軍景軍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

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為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十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

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其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時東魏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接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

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捍孝寛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縳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燒樓孝寛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二十一道分其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

柱折城並崩壊孝寛又於崩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能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寛咸拒破之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寛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兵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萬户賞帛萬匹孝寛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

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寛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刄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寛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而發疾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

魏王羆為荆州刺史梁遣曹義宗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數版于時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鐵劵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乃煮粥與將士均

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

魏王思政守頴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攢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乃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

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恠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
灌已久亦多崩頹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
同勞苦乃更修堰作鐵籠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
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
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閉共乘樓船以
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
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
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

幷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
漏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
之思政初入頴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
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十人雖
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後周梁士彦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
皆盡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
日吾為尔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

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救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彦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彦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濶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氊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陣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

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名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壘是時北風正

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戒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鼓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還自拔之血流霑沐格鬬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涚知節度留後欲棄城走判官劉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敗我以全制之可也涚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脩昌裔令造戰棚木棚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棚於城上城以故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廹澤州州城將陷河

南留守張全義名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往援應上黨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城池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為存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鬭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

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黄巢陷長安趙犨為陳州刺史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

甚盛乃悉衆圍畢置舂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
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
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
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營中置百官聚
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三十萬陳人舊有巨弩
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琢創意理之
弩矢擊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
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

自將會擊敗巢將黄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觧圍去

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内外重複飛走路絶撫循士衆登城拒守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説誘百端嗣昭焚其偽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攻梁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屯田

漢趙充國擊先零羌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應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度臨羌東至

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三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

十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班師罷兵萬人留田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

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

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

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不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曹操既破黄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

正始中司馬懿督諸軍伐呉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幷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田多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閒上下田糧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永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乗敵無不克矣懿善之皆如艾計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脩諸陂於頴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唐郭元振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東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

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命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一疋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唐黑齒常之充河源軍副使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飛輓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十餘頃歲收百餘萬石

後唐張希崇遷靈州節度使先是靈州城接戎兵餉道

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

讓功

後漢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光武以此多之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言伐諸將欲分其功帝下璽書曰征西功若丘山而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曹操以子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面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

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黄鬚兒竟大奇也

晉唐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隋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為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常從容命與賀若弼言及陳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特嘉其有讓

辭賞

魏王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㑹北禽樂作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而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陳而不辭者此吳起

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察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便使三軍之士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克敵之明法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以為臣之不能怠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如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頃巴寧爨襄田各十頃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跡公叔何可無益乎故

又與田四十頃加之百頃之上使百四十頃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王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説曰大王失國臣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也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説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也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説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聞於天下者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君知貴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返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禮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六

宋　曾公亮等　撰

占候一

敘曰仰觀天文著在圖籍昭昭可驗者也七曜所行經星常宿次舍陵犯飛流鬬蝕暈璚背穴抱珥虹霓迅雷妖風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使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汎小數

捨人事任鬼神凡誓軍旅履行陣制勝決于人事參以天變則虧衂者鮮今以司天少監楊維德等編纂天地日月星辰風雲氣候之式占候訣分為五卷列于左云

天占

地占

五行占

太陽占

太陰占

陵犯雜占

天占

天裂　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　五行傳曰天鳴有聲萬姓勞形不知驚懼終降惡災此皆亂國之所生　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曰天有聲主憂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師敗績

雨血　傳曰天雨血是為天見其妖不出三年起兵

雨石　甘德曰天雨石隕墜地大可一尺如雞子雨頭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

隋開皇七年五月己卯雨石于武安滏陽閒十里

雨草　五行傳曰君悋爵祿厥妖天雨草　京房曰火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

雨魚　五行傳曰天雨魚國有兵魚介蟲本於水雨魚

水失其性　漢成帝時天雨魚

無雲而雨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夫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故書灾　隋開皇帝末無雲而雨尋漢王諒反、誅殺其黨數千家

無雲而雷　五行傳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暴兵　隋高祖開皇二十年二月丁丑天無雲而雷

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平

之四月壬戌突厥犯塞

雨毛　五行傳曰金失性則天雨毛　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馬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其月梁士彦宇文忻劉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築長城衆役繁興兵革不息

雨骨　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息王者德衰政令不行主有内兵　梁惠成王八年天雨骨于赤鞞其後國廢兵役竝起

雨金　五行傳曰天雨金鐵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主兵災　秦獻公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時陜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爲佛像祥瑞卒有漢王諒之亂

雨灰　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則雨灰　梁武帝大同三年天雨灰灰色黄終有侯景之亂

雨水銀　五行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興失道之君當之

水失其性也

大霧　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隂來冒陽姦臣謀上擅竊主威在天為濛在人為霧　李淳風曰霧氣不順為隂陽錯亂積隂不觧天下分離　陳後主三年正月朔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隋伐陳

蒼雲經天　傳曰蒼雲經天下有拔城　後周武帝天祐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尺許經天自戌加辰三月已丑齊國公憲自龍門濟河斛律明月

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

雨釜　傳曰天雨釜人相食　春秋晉惠公二年天雨釜至六年春穆公伐晉是歲天下饑荒人民相食

非時雪　傳曰凡雨陰也出非其時廹近之象　京房易傳曰夏雪賊臣爲賊亂　晉成帝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非時雷　傳曰非時而雷賊臣起

雨木氷　傳曰上陽弛不下通下陰弛不上達故雨而木

為冰霿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為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一說木冰為木介介者兵之象

雨鼈　國有兵

雨膏如蟲　將帥敗

雨絲　主有兵

雨墨　多陰謀

雨物非人所見者皆主大兵

晝夜陰晦　傳曰天晝夜陰晦下有陰謀　漢夏侯勝曰天久陰不雨下必有謀上者

地占

地震　五行傳曰地者積陰主靜若震動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入陰陽相擊地故震動　或曰高者為谷下者為陵此用小人之咎　李國曰地陰也法當安靜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又曰

陰乘陽弱乘強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羌夷叛劉向洪範傳曰地動陰有餘皆下之強盛　梁武帝太清二年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壞屋殺人地生白毛二尺時侯景叛逆内外騷動民困歲歉

地裂

五行傳曰地圻裂者士庶分離若裂而有聲天下不寧四方兵衆其主失國　三苗欲滅地圻及泉　河圖祕徵篇曰地之裂有臣叛　漢孝和元興二年五月癸酉古扶風地裂其後西羌寇涼州

名識　岑彭伐蜀去成都四十里下營有地名彭亡彭

聞之欲移營會日暮是夜彭為公孫述刺客殺

魏太祖圍呂布大司馬楊張救之為其將楊醜所

殺楊醜將陸固又殺醜屯兵射犬有巫誡之曰將

軍字白兎而邑名射犬兎見犬必驚宜急去固不

從明日戰死

山鳴　傳曰山鳴其下大亂商紂末年山鳴為武王所

伐　漢獻帝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

鳴如牛吼聲數年後豫章賊攻陷醴陵掠吏民

五行占

木行　木非時枯落是為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從外國來　枯木冬生是謂隂陽易位　木生一夜盈尺凶　木卒生道中木忽自鳴作金聲地將分裂　軍壘中草木自死凶　軍中地忽生五穀一軍收賞天助之兆　龍飲軍中水國虛龍冬見於道或鬬邑中其地有爭戰　雷聲不發君當振威

武　攻城過旬不雷不雨城有大助　軍中尤多迅雷者其軍即罷　凡行軍將軍馬前忽見大蛇攔道便宜住軍不可進亦不可攻戰不利所往有奸人來驚我軍　軍行忽見蛇交者主將凶　軍行前見大赤蛇者急警備必有交戰軍行見蛇道中入水者得敵便利吉　軍營既成有大蛇入營中求食者營欲荒急移營吉在軍隊中有陰謀蛇集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　軍營中地多蛇散敗

之兆　軍行見蛇在道前有伏兵

火行　星墜爲鳥有兵　野鳥飛入官府其軍將去鸛

鵲鸜鵒巢軍營宫室不出三年夷狄來侵　鴻鴈

之屬來翔于官府之上或三日羣謀將起大兵且

至　鳥巢地上城下不出一年其城被圍　烏不

巢木多在屋室上此謂失常　衆鳥集水上有兵

革　蝗蟲飛從他處來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春

秋時雨螽于宋　軍在野蜂衆集營壘軍散敗

蜂蝶衝軍賊有衝突　若軍行逢蜂蝶赤色必有戰并伏兵　軍營中卒見蜂鳴多有聚者急移營主士卒逃散　軍在野有飛鳥不知名入軍幕中凶宜移軍無災　衆鳥集將軍旗上有憂　鳥集鼓上將軍病死　羣鳥夜鳴郡邑有憂　大鳥敎物於軍前後有大功　衆鳥徘徊於軍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　羣鳥相迎於軍中有暴兵起若戰有功　衆鳥在軍營上交飛相擊其下兵戰　衆

鳥翔起障日羣下有謀宜警備之　衆鳥宿城上頭向内其城被圍　軍出郊野有鳥迎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　兩軍相向有飛鳥來而漸高有鋭兵來攻宜備之　羣鳥集城上及軍營中鳴噪其地流血　白鵲白鴿此是兵灾不宜攻戰　羣鳥集於軍營前後凶　羣鳥來逆過軍凶　有羣鵲所向隨鵲攻之大勝　衆鳥起軍左還泊軍右賊有伏兵宜候之　凡野禽入營敵來殺將宜避之

衆鳥飛舞於市邑有兵　烏鵲自死於屋上泊

軍營門其下地凶　有大鳥逆行陣上主兵至

衆鳥四向鳴軍上有暴戰　野鵲衆多先水後旱

冬有兵　雉相戲軍中及闘其兵憂　雞不卵而

生子及異其形皆主有兵　雞聚鳴主大兵

土行　石自移主分野亂　軍中地生礌石其地吉可

久居養士卒　星墜為人言善惡如其言　婦人

好為小服兵革動　人衣服尚寛將平人吉　食

器中有血宜棄之　衣服無故腥臭者宜弃勿服
衣服無故裂有聲者宜弃毀之　人死復生者
兵起　人生牛馬兵起小兒里巷戲以土自壅是
為熒惑不守不出一年有兵攻城　小兒為旗旛
戲者不出二年戎馬興　小兒作兵馬戰鬬不出
一年兵起小兒聚土為城有兵起　小兒以土壅
東轍者四夷侵擾　凡為歌謡戲語善惡如其言
人尚胡服戎虜相侵　人尚彩畫衣服主兵起

國城郭門府寺門無故自開不出三年兵從城郭起郭凡城邑門及人家門戶夜鳴者有兵　鼓忽自鳴主敵人來

金行　星墜為金鐵天下有兵鍾鼓自鳴不出三年有兵　金鼓鳴將有功　六畜能言善惡如其言亦為大水　軍中忽有豹狼之類猖獗來衝軍凶　熊羆及害人獸入營中賊欲至　狐貉嘷鳴迴走軍壘中軍敗將辱　猿猴入軍壘中內有姦謀兵

起　狐狸走入軍營中作窠其營主空　野獸突入我軍旅中主其軍分　猛獸在軍前如引軍主有城降　獺入人家中及屋上主憂兵　麞鹿入軍營兵敗散急去之無害　狐狼向彼軍鳴者彼軍敗宜急擊之若鳴於我軍宜撫士卒　兎上城邑必空　軍行卒有白兎破軍殺將　牛馬言善惡如其言牛生兩頭其軍分　牛生犢人面獸身起兵　牛夜鳴有暴兵　犬羣會於街衢上有大

賊將起　犬羣會於街衢上有賊兵犬能言善惡如其言　軍在野及營中馬食砂石戰勝　軍人安營畢忽有牛馬入我軍中戲軍敗　騾馬相戲追於軍門兵罷　軍行路見赤鼠在軍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須警備　軍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賊欲來斫營　軍行營陣未罷有鼠作雄鷄聲行營凶　軍中夜被鼠穿地作空孔者移營　營壘中晝夜見鼠走者五日内主水火災鼠巢入木主大

水　鼠衆舞於道主兵　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　鼠咬兵仗主被傷　鼠嚙人足有亡敗　鼠羣行不畏人晝為饑夜為兵　䶂鼠在軍軍破移營無災數出見軍中將有叛者

水行

星墜於水有兵　陂澤忽自竭主地邑虛　秋水漲江臣下有憂主兵起竈井忽自沸溢或濁及有聲主將帥亡　井中氣直上兵起　軍在野營中忽見黿兵散亡

凡舉兵行師兵強將勇必見吉祥將怯士懦必有妖異

審而用之在乎先見不至敗亡

太陽占

日旁雲氣　雲氣近日黄潤皆為吉祥　日黄光大傍有雲氣抱者孝經援神契曰黄氣抱日氣曲向日為抱當隣國臣佐來降　日有一珥者李淳風曰為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臨者喜　日有二黄人守日孝經雌雄圖曰外國人來降日有戴氣者

瑞應圖曰人君德至于天則日有戴氣戴有德也

國有喜　日有纓氣者謂氣小而在日下曲向上

者為纓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為喜　日有負氣者

謂氣小如半暈狀在日上為負晉書天文志曰得

地為喜　日有承氣者謂氣如半暈在日下名曰

承氣晉書天文志曰承者臣承君之象也　日下

有黄氣三種若抱名曰福人主有喜得地　天文

總論曰赤氣若布席掩日為大戰　白氣如席萬

人戰　黑氣如龍來日旁及如人臥背日旁者下有叛臣　白虹貫日其下有謀亂者赤氣尤甚

氣如青龍貫日主疾疫　氣如白蛇貫日起兵

氣如赤蛇貫日主叛臣　氣如黄蛇貫日下有交兵　氣如黑蛇貫日有雨水　氣如人頭旌旐皆為有兵流血　日出入有黑雲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　日中有雲如人狀其下有叛臣　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比名曰日提其下有兵亡地　有

氣如青龍守日主有謀　赤氣如牛守日其下有兵　日下有氣如人垂衣天子之氣　氣如馬守日若戰有兵傷　日旁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　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將不和有反主者

雲如赤烏啄日兵起　日旁有赤雲如相交其於下不宜先起兵　日下漠漠氣如車馬馳走之狀其下有破軍　日下有雲如虎踞者大將叛

日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　日下有氣如箭

外向三日軍出　日旁有赤氣如冬木者有兵起
客勝　日下有氣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叛　青
雲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謀　白雲廣二尺在日
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國憂日上下有黑氣如蛟龍
者主風雨　日出有黑雲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
即解之　日始出有雲如車盖必雨　日出沒時
有黑氣横截之主驚恐三日内有雨即解　日旁
有赤氣兩端鋭其下不宜先舉兵　赤雲如雄鷄

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　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　赤雲掩日其下戰亡地　赤白青黄氣刺日其分野有兵　日下有雲如赤青馬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　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其分野憂　有氣在日旁去疾者軍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大勝　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野有兵

日暈　甘德曰日暈七日無風雨主兵　日暈而不冠

天下有立侯王　日暈無珥主有謀軍在外　日有交暈貫日者其下破軍死將　日有交暈抱日者有爭暈先衰後盛者敗　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　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　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者客勝　日暈而明有兵兵罷無兵兵起　日有黃暈主風雨時若國安　日有黑暈災在用事臣　日兩旁暈不合主謀不成　日上有半暈如冠蓋有

欲請和親者　日有半暈兩角鋭者有戰必勝

日半暈再重主國民蕃息歲大和以日宿占分野

日暈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　日有青暈再重

其下有兵穀貴　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

之國蝗旱多盜　日有黄暈再重其災歲中兵起

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國多風雨百日不安有

兵穀貴　日有黑暈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流

民散　日暈有赤雲如車輪曲向日為内提内臣

叛其主曲背日為外提外臣叛其主　背氣在暈中青外赤臣背主命　日暈上下有兩背璚無兵兵起有兵兵罷　日有暈衆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　孝經雌雄圖曰日暈庚辛將帥不利　夏氏占曰有半暈一背璚臣有邪謀不成日暈中見馬軍散期三年　日暈珥兩背璚在暈外臣叛　日暈有直珥者為破軍貫中為殺將　日暈重暈中有兩璚有叛從中起不成　日暈有四

背璚在暈中臣不和四背璚在暈外臣叛　日暈外有一直暈外臣欲自立其色青外赤中不成

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　日暈有虹貫從虹所貫戰勝　日暈有聚雲在外不去者兵起　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　日暈有青雲貫者圍城　日暈有赤氣如戰臨之其下兵起　高宗占曰日有方暈二背將敗民散　日暈有兩直氣有叛臣　日暈有四銳氣如鋒四出者其下亡地

日暈氣如蛇大軍憂　天文總論曰日有重暈有立王者　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暈貫之其下失地　日暈有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圍邑不拔軍敗　日暈五重不出一年主兵　日暈六重其下國失政憂兵　日暈七重主戎强盛　日暈八重民亂君憂　日暈九重主歲荒夷人交侵　日暈十重天下喪亂不期年各以宿辰及日辰占之

日並出　武密曰兩日並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之

又曰兩軍相當數日並出有大戰拔城各以分野

言之

日鬬　武密曰兩日相鬬其下國亂

日隕地　其下失政

日中見烏　主其下國分若是三足烏見其地受殃出

軍遇之軍敗

日中黑子黑氣　京房易傳曰天不順茲謂逆厥異黑

者隂也臣不掩君惡令不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

河圖占曰日中黑氣日薄也其說曰凡日蝕皆於晦朔者為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隂氣盛掩其光也其占類日蝕

日無光　京房易傳曰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灾　又云奸臣盛則日晝昧

甘德曰日無光晝昏到暮不解有大水　日失色

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

日赤　日赤如赭色大將軍野戰　感精符曰日赤如炭主兵急　郗萌曰日有赤足則其國謀叛　考靈曜曰日有赤足有舉兵者　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憂臣背災厲盜賊並起

日夜出　廣古今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　廣古今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賊臣欲相殘害

白虹白氣貫日　天文志曰虹貫日諸侯有叛　白氣

貫日主其下君憂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已丑朔白氣貫日占曰君道失明丑爲斗牛主吳越分是時吳王孫皓暴虐至四月降晉

日蝕皆從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蝕者陰氣盛陽不克也　夏氏占曰日蝕而出軍者軍傷亡後有疾病有軍必戰　日蝕而從中者内有伏謀色青則謀者止色赤則其事成色黄則謀者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謀逆成　李淳風占曰日始出而蝕

有兵失地　日午時以後蝕者有兵兵罷　日蝕而暈珥白雲來去掩映主兵起　日蝕而旁有雲似兔如鹿守之者不出其年其分野兵起兔凡秋有日蝕者兵戰客勝　八月日蝕兵起京房占曰若十二月蝕主有兵　日蝕既夷兵起既者盡也當嚴號令以止其灾　日以甲乙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白雲從中出兵起疾疫　日以丙丁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黑雲從中出兵起疾疫　日以

戊己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青雲從中出有兵

庚辛壬癸日不占兵　武密曰日蝕大寒者夷兵

動　行軍占曰日從下蝕將有憂　凡日蝕從虧

處擊之勝

太陰占

荆州占曰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主有憂　月終歲

不暈主天下偃兵鄰國來和　月下有氣如人相

隨者是謂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　月下有如

人形者有兩主爭客勝　有赤雲黑雲相交臨月當其國有亡軍月旁有白雲大如杆抵月者期六十日外有戰敗軍死將　若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為兵多黑為雨　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圍城拔邑　月始生而復沒者亂　月角各一星有軍在外者敗月生爪其下軍憂　河圖帝覽嬉曰月有兩珥國喜兵在外勝　月有四珥主喜　月大而無光

其城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　月如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見南方受其害戊己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受其害壬癸日見北方受其害　天文總論曰月暈無光是謂大盈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無咎　星入月中其下兵起破軍殺將　武密曰白虹貫月大兵將起主野戰　春秋運斗樞曰月垂芒刺國昏亂其地弱　春秋占曰月赤足臣有

過　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　高宗占曰月晝明陰國兵强

珥背璚　河圖帝覽嬉曰月暈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暈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　月珥青有兵黄有喜白而喪黒失地皆期以三年　月不暈而四璚璚者臣下有謀不成　高宗占曰月有兩珥主國喜

荆州占曰月昏而珥者有半喜夜半而珥者邊地有恐　月珥且戴不出百日有喜　李淳風曰月

有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　武密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　春秋感精符曰月有背璚臣下弛縱欲相殘賊

月暈　李淳風曰經歲不暈天下平　河圖帝覽嬉曰暈再重大風起暈三重主兵暈四重其下亡國五重貴女憂六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國亡八重其下國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　月暈有蜺雲垂之有戰從蜺所擊者大勝　月暈有雲如

厚布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當當者破軍　荆州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月有暈若不暈主有暴風雨　一月五暈至九暈者失地　月暈如連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陰謀　月暈有雲横貫之起兵者勝　月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亡國　月暈有光主兵降　高宗占曰月交暈赤光其國不過二年遇兵　月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將　月暈再重背

在外者私成於外背在内者私成於内　月暈不合外有四背璚外有謀不成　武密曰軍在外月暈者主戰勝一曰先起兵者戰勝　月春暈歲星夏暈熒惑秋暈太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填星皆主其下有兵　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勝五星色明客勝

月蝕　河圖帝覽嬉曰所宿國其下有大戰拔城　兵在内而月蝕者其國受殃　兵未起而月蝕者所

當之國兵戰不勝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將死于野　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從旁始謂之失令相當之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矣　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其下軍憂　月犯熒惑而蝕者其下破軍亡地大將憂近一年遠三年　夏氏占曰月蝕出軍折傷後有失地　月蝕東方其月惡風月蝕西方主人利　荆州占曰月蝕有大戰破

軍死將拔邑亡地　月蝕不盡軍破將憂　月蝕青色五穀貴　月蝕赤色宜為客不出一年　月蝕黄色有立諸侯國王者　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喪　月蝕盡者糴貴各以其下宿國占之

月已蝕而青者為憂　月已蝕而赤者為兵　月已蝕而黄者為財　月已蝕而白者為喪　月已蝕而黑者為水　月秋蝕西方兵起　月暈歳星而蝕者天下大戰　月暈太白而蝕者其國兵强

若戰大將有二心　巫咸曰月犯填星而蝕主土功　武密占曰軍在外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　月蝕而闕有軍必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利　兩月並蝕天下亂　月蝕有氣從外來入月中者主憂氣從中出者客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亦然氣所向者敗　月蝕後三日有雨事解

月蝕有彗星入月者其下有兵

陵犯雜占

月犯歲星　其宿國飢民流主邊兵　晉書曰月蝕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像　月與歲星同宿而蝕粟貴

月犯熒惑　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有叛臣民飢　月犯熒惑小戰　河圖帝覽嬉曰熒惑入月中憂在內非兵乃盜　熒惑入月中有兵以戰不勝　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　海中占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主內兵　荊州占

曰月與熒惑合光芒相及其宿國亂起兵　月犯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　月醬熒惑其師破敗

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

月犯填星　巫咸曰填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揺徙其下亡地　荆州占曰月與填星合下國飢先舉事者敗　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　天文志曰月蝕辰星民流千里　高宗占曰月暈填星所在之國兵起不勝　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填

星所守之國在德

月犯太白　天文録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下有兵　荆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其城守軍宜更城守吉　太白入月君出主將死　月暈太白星入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散星色明而有角客勝

太白與月並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拔二寸憂兵　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　月犯太白天下民靡散　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　入月

三日太白失行而南月在北秦兵有戰不勝　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强居月南者弱　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大邑拔陰小邑驅掠出南方為陽北方為陰　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名月蝕太白强國君死　太白有光名太白蝕月臣叛主期三年　太白出月右陰國有謀太白出月左陽國有謀　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强國以戰敗　郗萌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　又曰太白

出月中國失政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强侯作難戰不勝　太白貫月期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亡地　月暈太白其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起　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　又曰必有内惡戰不勝　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巫咸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國不勝負海國勝

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與月相

並舉指準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相並舉軍政敗主人亾地宂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亾地容四指入月二十日客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戰並出則占不並出則不占

月犯辰星

巫咸曰辰宿與月同光其月蝕　海中占曰月與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　河圖帝覽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　月與辰星合宿其國亾

地　月犯辰星兵大起　月蝕辰星其國憂水飢兵未起而蝕所當之國戰不勝　荊州占曰辰星入月復出其國分野主死入而不出其國君臣憂　又曰月與水合所宿國兵起　海中占曰月暈辰星春主大旱秋主大水又主兵

彗星犯月　海中占曰彗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十二年大飢　若彗星入月無光不出其年有亾國　荊州占曰臣叛主若彗星貫月有臣謀主　彗星

在月上有大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河圖帝覽嬉曰彗星在月中兵大起

流星犯月　河圖帝覽嬉曰大星流入月中無光者有兵有光者亾國　荆州占曰月暈有流星出暈中青色主憂主城拔黄色主益地白色主豐熟黑色主軍敗

月犯列星　河圖帝覽嬉曰星貫月陰國可伐　甘德曰月犯列宿其國受兵　荆州占曰月犯列星其

下有兵　月蝕列星不見者國亡　京房妖異占

曰月中有星天下盜賊星多者盜賊多　荆州占

曰列星居月中不見其國飢其國以二十八宿所

屬十二分野而言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六